

我們在校園與家庭中不斷地被灌輸「成績就是一切」等觀念，在校園遭受霸凌時乏人問津，甚至反過來檢討被霸凌的受害者，而當受害者成績不好或家庭經濟拮据時，大部份是不被老師校方關心的。而家庭長期以「成績至上」的教育模式也導致許多孩童基於恐懼而不敢將問題在父母面前提出。而我們的權利卻完全不被重視，甚至是被完全忽視的。在校園中權益受損時，使用學校的申訴管道也沒有用，因為學校只會想私下了事。甚至常常在提出問題和需求時，就被老師以自身的權威或其他方式阻止。而學生自治組織也因沒有實質的權力為學生發聲，變得像娛樂組織或裝飾品，而大部份的學校甚至連代表學生的社團組織都沒有。

我們想說：我們活在一個沒有人在意孩童的人格和權利的社會中，大人們只想把我們變成聽話服從的學生，而且最好是可以考到好學校的乖學生。考試前一星期禁止社團活動、不按照老師的話去做就直接扣分等做法屢見不鮮。當我們提出與自身權益相關等需被解決之問題時，常被大人以「你還小不懂，不要想這麼多，好好念書考上好學校就好了。」等說詞打發。當在學校有學生向老師直接提出異議時，更常被以「學生沒有人權」、「學生的本分是唸書，等你考得上更好的學校才有資格要求這些」、「其他人都可以忍受為什麼就不行」等說詞反駁。而在家庭中許多父母更是直接以「我是你爸（媽）你就該聽我的」、「我都是為你好才禁止你的」、「我打你跟罵（羞辱）你都是為你好」來合理化自身行為並限制孩童的人身自由或經濟制裁。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不論在學校或是家裡，都不會有人願意聽我們講話，更別說與我們相關的政治議題了。大部份的同學都覺得國家報告中的法律條文雖然存在沒錯，但是大部份的同學也都覺得那只是法律而已，可是學校本來就很會違法，根本沒有實際的作用。而公共參與更因此成了天方夜譚，如果一個社會的孩童連發表意見都有極大的困難並經常被忽視，那麼又有什麼可能讓他們有辦法擁有勇氣去參與政治？

過去幾年台灣社會發生了許多參與人以大學生為主的社會運動，但也都是成年者，也有極少數未成年的學生在現場參與。2015年發生了一場以未成年的國高中生為主的全國性運動，主要是學生抗議教育部以程序不正義的方式制定了內容飽受爭議的課綱。而後的兩年之間，才漸漸有更多高中生自主的運動出現，目的大多是向學校師長爭取自己在學校當中應有的權利。然而，年齡較低的學生意見一直以來因為大人對兒少思考能力低的刻板印象，以及學校決策機制設計上的制度所忽視。因此除非能面對和撐過來自學校的種種刁難與打壓，並處理其帶來的身心傷害，不然這些運動常常難以達成其訴求。

由於此報告交出截止時間將至，這裡暫時不呈現我們有做的問卷調查，先說出我們訪談的幾位學生在進行公共參與時，所面臨到的困境。

去年（2016年），在華崗藝校的Z同學因為認為校內會議的學生代表選舉程序黑箱，並認為學生會或學生自治組織依法應該要由全校學生選舉，所以在校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並成立華岡藝術學校學生會籌備委員會。而後學校老師在班級line群組恐嚇學生不得參與或發表任何與籌備活動相關的言論否則會惹上麻煩，而學務主任也使用line私訊有對Z生成立的粉絲專頁按讚的同學施壓。學校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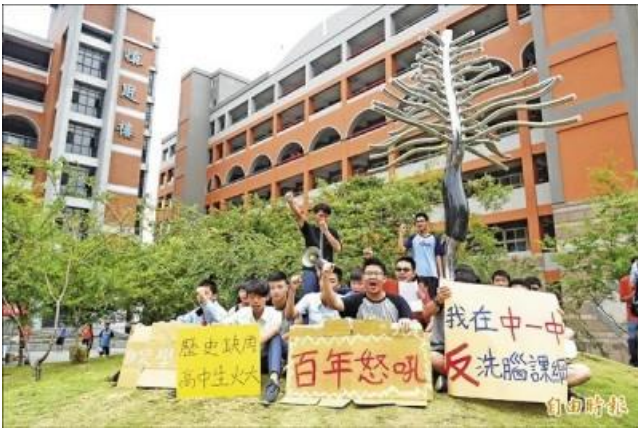
也在學校的官方粉絲專頁上公開貼文表示 Z 生此舉是詆毀學校，並將對抗 Z 生的籌備活動，由於校方透過臉書訊息通知校友此事，與在其臉書粉絲專頁「華岡藝術學校」貼文，引起 Z 生受批評。

因 Z 生指出學校另立之籌備會黑箱，以「破壞校譽」等理由，記 Z 生大過。之後 Z 生在上課時間在未被告知原因的情況下被工友帶進其他教室，現場約有兩百多位師生，校方要求 Z 生站在師生前並架設攝影機對 Z 生攝影。校長表示有問題要問 Z 生，但在 Z 生回答時數次打斷 Z 生發言並以「政治狂熱份子」、「心中只有自己」、「自以為是」、「滿嘴歪理，毫無倫理道德的壞份子」等言語指責 Z 生。隨後當場要求 Z 生解散籌備會並刪除籌備會 F B 粉絲專頁的貼文，且當場強迫與籌備委員們討論無限期停止學生會的籌備，之後更是引發學生於學校四處張貼包含攻擊 Z 生內容的標語（如：「勿用政治沾染藝術」、「藝術學校不歡迎政治狂熱份子」、「不要為華岡披上政治色彩」等）。Z 生也向教務主任詢問之前學校禁止他在校內發有關籌備會的公文，為何其他同學能隨意張貼攻擊 Z 生的標語或海報？而主任表示那些標語和海報能張貼是因為校長同意。隔日，校長甚至對許多同學講「我們不要像他那樣子的政治人物進學校，他不配當華岡藝校的學生。」而 Z 生也向教育局投訴學校卻沒有實際的效果，並且又遭到學校記兩支大過與兩隻小過。在我們訪談中 Z 生也回想到在 318 學運期間，曾在學校以收音機關注，被老師以「你們不能聽」、「這不是拿來給你們聽這個的」阻止。

Z 生回憶，當時的他除了心情很低落還有擔心被學校懲處外，更擔心不知道明天又會被學校怎麼對待。即便這個爭取自己權益的行動方式已經相當溫和，但大人的無法溝通和惡意打壓，已經造成 Z 生的傷害。



另外，在 2015 年的 5/1，有一群高中生趁著學校校慶開放許多外賓和媒體到學校時，在校內喊著「捍衛教育尊嚴、退回黑箱課綱」開啟了高中生反黑箱課綱運動。接下來幾個月內數百間高中職國中的學生在台灣的各個地區自主組成了反黑箱課綱的組織，在全台各地舉辦了數場街頭短講與講座。之後學生也舉辦了超過上千人的遊行。持續了幾個月因教育部長仍不斷逃避，甚至在教育部周圍架起了拒馬。甚至在學生闖入教育部部長室後動用霹靂小組逮捕學生並對學生提告，也造成一位 19 歲學生因此以自殺表達訴求。而學生們也在夥伴們自殺後的隔天佔領了教育部長達一星期，佔領期間與部長談判部長仍無意改變立場，最後因颱風的來襲才離開教育部回到家中。



我們訪問了當時被霹靂小組逮捕、被部長提告，佔領教育部期間的組織者，C 同學。與當時也是被霹靂小組逮捕、被部長提告的 L 同學。

當時教育部在學生開始注意課綱議題時在各地辦了說明會，其中舉辦在台中一中的場次教育部長親自出席但該場講座教育部長並沒有直接回應學生的疑問，也造成學生阻擋部長座車要求部長留下來回應的行動。

C 生回憶當時他們只是希望部長可以停下腳步回應學生的疑問，但途中學生不斷被教育部的官員拉扯。甚至 C 生在部長座車駛離時到座車前方阻擋時，部長的座車甚至無視 C 生正在前方加速駛離，C 生也因閃躲不及遭到擦撞。在一年後部長即將卸任前在媒體面前表示「那天學生擋車的行動是有特定人士在背後操控與指使學生」，C 生回應絕無此事。在訪談時 C 生也透露這類的言語在當時四處可見，大至執政黨的國會議員也數次在媒體上表示學生是受到當時的反對黨的操控。小至學校數位老師也在課堂上告訴其他同學「C 生是被反對黨操控」等等。這讓 C 生當時除了每天生活都在擔心社會與家人朋友的眼光，也感到極大的壓力，不知何時執政黨又會設局陷害學生。

L 同學也表示當時也有許多不認識的人會在他的 F B 貼文上或私訊他的方式恐嚇他「殺你全家」「小心在路上被打」等等，甚至還有與他互不認識的人到他學校門口以撒冥紙的方式恐嚇他（在台灣文化中冥紙是對亡者使用的宗教用品，對活人使用則有詛咒對方死去的意涵）。他也表示即使反課綱運動至今已快兩年，他仍有數次在路上被認出來後被言語恐嚇及羞辱等經驗，甚至對方作勢攻擊他，他也只能從現場逃跑。

在闖入部長室的行動時，C 生與 L 生原本認為可能會被警察驅離，但在上鎖部長室裡破門而入的並不是一般警察，而是帶著類似衝鋒槍的鎮暴槍的霹靂小組。C 生回憶當時多數學生皆未成年，即使聽過過去其他社會運動警察以水炮驅離群眾等等的故事也從沒想過會是帶著槍械的霹靂小組，一開始有兩位剛成年的學生抵抗警察逮捕，馬上遭到壓制並上銬（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1xBYOBU9g>）。使得其他學生只能坐在地上被以束帶逮捕，而嘗試進行錄影的同學也馬上被警方奪走手機並逮捕。C 生表示當下完全不知道該有何反應也不知道該有和情緒，只記得自己和其他學生只能無力地哭著喊口號然後被逮捕。在學生被逮捕後教育部長馬上下令對所有被逮捕的學生提告，而直至我們訪談時仍有學生正在因為此事件進行訴訟，也有學生被判刑。

而且當時有一點令 C 生至今仍十分不解，當天部長室內除了學生外只有攻堅的警察，但隔天卻有數間讀者眾多的報社使用了現場的畫面，且過半的參與者皆未成年卻沒有做馬賽克等等處理，讓 C 生不斷懷疑是不是警察將影像提供給媒體使用。



C 生也回應，在參與反課綱前他即在校園內參與學生自治與相關活動。他回憶上課時他經常因為老師的歧視性言論或是偏頗的教學內容甚至無法被檢驗的老師個人論點起爭執，校內的行政人員與教師大部份皆將 C 生視為問題人物。他曾在上課中被老師刻意點名問問題，並在回答後被老師以「你這麼厲害幹嘛還來上課」「你這些想法都是被洗腦操控的」「你這樣的想法很有問題」「你是不是有病才這樣想」等等言論羞辱。當他想反駁時老師便以「老師講話不能插嘴」「你的想法都是有問題的」「你講話就是浪費同學上課的時間」等等理由禁止 C 生發問。還有幾次老師以 C 生「頂撞師長」為由將 C 生送至教官室想記 C 生警告，甚至有一次老師直接對他說你「這麼不想上我的課就出去，我也不想教你」將 C 生趕出課堂外。

C 生表示他也時常被其他同學告知，他不在學校時有其他老師在課堂間討論他，絕大部份都是「C 就是個什麼都不懂只是想紅的屁孩」「台灣就是有那種人才會這麼亂」「像他這樣的學生根本什麼都不會像是個廢物自以為自己很厲害」「當他的父母好可憐，我如果知道我小孩以後會像他那樣我一定掐死他」等等內容，C 生表示大概也是這些在學校的經驗，使他在反課綱的期間不像其他同學心理受創和壓力那麼大，也比較有辦法不去理會來自社會的抹黑和威脅。但這也造成他高中時期得憂鬱症的其中一個原因。他當時也不解，他只是依照自己的所學和理念希望可以改變而行動，為什麼要被遭受這樣的對待，只因為他不像其他學生一樣都乖乖服從家長老師而且只乖乖唸書嗎？

C 生和 L 生在離開教育部後，仍然持續參與不只課綱和教育相關的議題，也參與了許多其他領域的議題。他們也表示其實這整個社會本來就不喜歡學生多做思考，大家比較希望學生只好好念書且乖巧地聽大人的話。直到現今反課綱即將滿兩週年，他們仍會遭到來自陌生人的威脅恐嚇和謾罵，但訪

談時兩位學生卻講的早已習慣，而他們也認為身為學生還算幸運，因為學生的身份媒體都很願意報導，許多議題主流媒體是完全漠不關心的，但也有許多媒體也如上述的狀況在抹黑學生（從 2015 年至今有上千則課綱相關之新聞報導）。

在台灣，只要表達與大人意識形態不合之意見，大部份都會遭受到與三位訪談者一樣的經驗，大人仍習慣以威權的方式對待他們而不是溝通與討論。在我們製作這份報告時，一所國立高中的學生在校慶時掛布條向學校表示抗議，而學校處理的方式並非與學生溝通了解狀況，而是報警請警察到校園內協助校方抓學生。雖然學生並未被逮捕，但卻是警察協同校方發現做這件事的學生並帶回學務處。如同三位訪談者有辦法承受這些壓力繼續參與的學生少之又少，C 生也表示當時有許多學生因為也參與反課綱的活動被家裡扣零用錢，也有同學被軟禁在家除非跟父母出門不然不能離開家中一步，也有同學因為仍然不願向父母妥協被斷絕經濟來源且被趕出家門，C 生回憶他也多次在活動現場看到家長直接不顧孩子意願將孩子拖上車帶回家，然後就再也沒看過他們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未成年的意見幾乎是完全的被直接忽視，更別說參與集會遊行或政府部門的兒少組織了，也因為大人並不在意未成年任何的意見，也導致台灣的學生並不習慣思考與表達意見。絕大多數的學生認為即使表達了也沒有任何用處也不會有大人在意，甚至可能遭受到各式各樣的威脅。